

五代史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三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爲梁騎兵伍長梁兵擊黃巢陳許間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兗表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爲陽翟鎮遏使久之遷曹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祖求成太祖以晉書詞嫚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出石會營于洞渦久之糧盡乃旋表晉州刺史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其爲晉兵雜行

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爲有伏兵乃退屯于蒲縣太祖遣友寧兵萬人會叔琮禦晉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太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爲殿而還至石會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其有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軍節度使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弒昭宗已而殺之

李彥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爲人穎悟善揣人意太祖憐之養以爲子冒姓朱氏名友恭歷汝潁二州刺史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初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爲天子昭宗反正以謂太子年幼爲賊所立赦之復其始封爲德王昭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眉目踈秀惡之謂宰相崔胤曰德王嘗爲季述所立安得猶在乎公白天子殺之胤奏之昭宗不許佗日以問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之胤欲賣臣爾昭宗遷洛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也全忠何爲欲殺之因泣下嚙指流血玄暉具以白太祖太祖益惡之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于東都爲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

之但稱天復王建亦傳檄天下舉兵誅梁太祖大懼恐
昭宗奔佗鎮以兵七萬如河中陰遣敬翔至洛告彥威
與氏叔琮等使行弒逆八月壬辰彥威叔琮以龍武兵
宿禁中夜二鼓以兵百人叩宮門奏事夫人裴正一開
門問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龍武牙官史太殺之趨椒蘭
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劍逐之昭宗單衣
旋柱而走太劍及之昭宗崩訃至河中太祖陽爲驚駭
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邪太祖
至洛流彥威叔琮嶺南使張廷範殺之彥威臨刑大呼
曰賣我以滅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範曰勉之公行自及

遂見殺已而還其姓名莊宗時得唐故內人景姪言嘗
彥威等弒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爲一
阬瘞于龍興寺北請合爲一冢而改葬之詔以故濮王
爲首葬以一品禮云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振爲唐金吾將
軍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梁以策干
太祖太祖留之太祖兼領鄆州表振節度副使振奏事
長安舍梁邸宦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因梁
邸吏程巖見振曰今主上嚴急誅殺不辜中尉懼及禍
將行廢立請與諸邸吏協力以定中外如何振駭然曰

百歲奴事三歲主而敢爾邪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爲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卒與巖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皇立皇太子裕爲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洛間季述詐爲太上皇誥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爲振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爲霸者資也今闔宮作亂天子危辱此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宗返正太祖大喜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師範疑懼不知所爲振曰獨不聞漢張繡乎繡與曹公爲敵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知其

志大不以私讐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故怨害忠臣乎師範洗然自釋乃西歸梁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有所小怒必加譴謫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爲鴟梟太祖之弒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之振嘗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爲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祖

卽位累遷戶部尚書友珪時以振代敬翔爲崇政院使
莊宗滅梁入汴振謁見郭崇韜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
竒才吾今見之乃常人爾已而伏誅

裴廸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爲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
簿書唐司空裴瑒判度支辟爲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
滑州奏廸汴宋鄆等州供軍院使鐸爲租庸使辟租庸
招納使梁太祖鎮宣武辟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
留廸以調兵賦太祖乃榜院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財
獄訟一切任廸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卒苗
公立持書至汴陰訶虛實廸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

乃屏人密詰之具得其事廸不暇啓遣朱友寧以兵巡
兗鄆以故師範雖竊發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
皆賜迎鑾叶贊功臣將吏入見太祖目廸曰叶贊之功
惟裴公有之佗人不足當也廸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
卽位召拜右僕射居一歲告老以司空致仕卒于家
韋震字東卿雍州萬年人也初名肇爲人彊敏有口辯
事梁太祖爲都統判官申叢執秦宗權欲送于太祖又
欲自獻於京師又欲挾宗權奪其兵太祖遣震入蔡州
視之叢遣騎兵三百迎震欲殺之震以計得免還白太
祖曰叢不足慮爲其謀者牙將裴涉妄庸人也叢後果

爲郭璠所殺璠以宗權歸于太祖太祖欲大其事請獻
俘于唐唐以時溥破黃巢獻馘而已宗權不足俘左拾
遺徐彥樞亦疏請所在斬決太祖遣震奏事京師往復
論列卒俘宗權太祖德之表爲節度副使昭宗幸石門
太祖遣震由虢略間道奉表行在昭宗賜其名震太祖
已破兗鄆遂攻吳大敗于清口太祖懼諸鎮乘間圖已
乃諷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等薦已爲元帥且求兼領
鄆州昭宗初不許震彊辯敢大言語數不遜昭宗卒許
梁以鄆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震鄆州留後昭宗遷洛震
入爲河南尹六軍諸衛副使以病瘖守太子太保致仕

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末帝即位加太師卒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汴州富人
李讓闌得之養以爲子梁太祖鎮宣武以李讓爲養子
循乃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
愛之者養循爲子乳母之夫姓趙循又冒姓爲趙氏名
殷衡昭宗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
之以王殷爲宣徽使循爲副使循與蔣玄暉張廷範等
共與弒昭宗之謀其後循與玄暉有隙哀帝即位將有
事于南郊循因與王殷讒于太祖曰玄暉私侍何太后
與廷範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時梁兵

五代史卷四十三
六十一
攻壽春大敗而歸哀帝遣裴廸勞軍太祖見廸怒甚廸
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王備九錫太祖拒而不受玄
暉與宰相柳璨相次馳至梁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興
必有封國而唐所以不即遜位者當先建國備九錫然
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璨懼馳去太
祖遣循與王殷弒何皇后因殺璨及玄暉廷範等以循
爲樞密副使唐亡事梁爲汝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租
庸使始改姓孔名循莊宗時權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反
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北門迎莊
宗於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一而戒其人曰先至者入

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即位以爲樞密使明宗幸汴
州循留守東都民有犯麴者循族殺其家明宗知其寃
因詔天下除麴禁許民得造麴循爲人柔佞而險猾安
重誨尤親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宗嘗欲以皇子
娶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曰公爲機密之臣不宜與皇
子婚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以女妻皇
子明宗即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爲人出循
爲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橫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公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材略黃巢陷長安
惟最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攻巢于咸陽興平

州將壯其所爲益以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衛大將軍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累遷鄜州節度使留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詣闕請惟最之鎮京師民數萬與神策軍後遮留不得行改荆南節度使在京制置分判神策軍號扈駕都是時京師數亂民皆賴以爲保德昭以父任爲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年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宮宰相崔胤謀返正陰使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誨董從實應胤胤裂衣襟爲書以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輿斬之承誨等分索餘黨皆盡昭宗聞

外誼譁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述誅矣皇帝當返正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其首入已而承誨等悉取餘黨首以獻昭宗信之德昭破鎖出昭宗御丹鳳樓返正以功拜靜海軍節度使賜姓李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圖形凌煙閣俱留京師號三使相恩寵無比是時崔胤方欲誅唐宦官外交梁以爲恃而宦官亦倚李茂貞爲扞蔽梁岐交爭冬十月宦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承誨從實皆從而德昭獨與梁乃率兵衛胤及百官保東街趣梁兵以西梁太祖頗德其附已以龍鳳劍關雞紗遺

五代史卷四十三
之太祖至華州德昭以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
同州留後將行京師民復請留遂留為兩街制置使梁
兵圍鳳翔德昭以其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
之洛陽賜甲第一區昭宗東遷拜左威衛上將軍以疾
免太祖即位以烏銀帶袍笏名馬賜之疾少間以為左
衛大將軍末帝立拜左金吾大將軍以卒承誨從實至
鳳翔與官者俱見殺

王敬堯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為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
劫汝潁間刺史不能拒敬堯逐代之即拜刺史敬堯為
人狀貌魁傑而沈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三十斤潁州與

淮西為鄰境數為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悉陷河
南諸州獨敬堯不可下由是潁旁諸州民皆保敬堯避
賊是時所在殘破獨潁州戶二萬梁太祖攻淮南道過
潁州敬堯供饋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堯沿淮指揮
使其後梁兵攻吳龐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潁大雪
士卒饑凍敬堯乃沿淮積薪為燎為作糜粥舖之亡卒
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堯武寧軍留後遂拜節度使天
祐三年為左衛上將軍太祖即位敬堯以疾致仕後卒
于家

蔣殷幼為王重盈養子冒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以王

氏舊恩錄其子孫表殷牙將太祖尤愛之唐遷洛陽殷
爲宣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陽哀
帝遣殷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蔣玄暉等
有隙因譖之太祖言玄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
侯助祭者以謀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爲改卜郊是時太
祖將有篡弑之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爲玄暉等言梁
王禪位後願全唐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嘗私侍太后太
祖斬玄暉及張廷範柳燦等遣殷弑太后於積善宮哀
帝下詔慙愧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郊庶人
友珪與殷善友珪弑太祖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末
帝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懼不受代王瓚亦王氏子
懼爲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其本姓將末帝詔削殷
官爵還其姓遣牛存節討之殷舉族自燔死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爲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劔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是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思安爲夾城攻潞州久不下太祖罷思安拜知俊行

五代史卷四十四
管招討使未至潞夾城已破徙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
岐兵於幕谷是時延州高萬興叛楊崇本降梁太祖遣
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
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屢殺諸將王
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安太祖已下鄜坊遣知
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太祖幸河中使宣
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為親軍指揮使間遣人告
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於李茂貞以兵攻雍華執
劉捍送于鳳翔太祖使人謂知俊曰朕待卿至矣何相
負邪知俊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背德但

畏死尔太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師乃劉
捍誤我致卿至此吾豈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塞責
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牛存節攻知俊知
俊遂奔于茂貞茂貞地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韓
遜告急太祖遣康懷英寇彥卿等攻邠寧以牽之知俊
大敗懷英於昇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為
涇州節度使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
忌知俊功以事間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于蜀王建
以為武信軍節度使使返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
雖待知俊甚厚然亦陰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

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人亦共嫉之知俊爲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爲名乃於里巷構爲謠言曰黑牛出圈椶繩斷建益惡之遂見殺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喪之歌尤能悽慘其聲以自喜後去爲盜與梁太祖俱從黃巢梁太祖鎮宣武以爲宣武都押衙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來遠且不虞

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于沈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大順元年梁軍擊魏會及葛從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弘信于內黃梁軍攻時溥於徐州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筠閉城距守會堰汴水浸其東城城壞筠降兗州朱瑾以兵萬餘擊單父會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二年李罕之叛晉以潞州降梁會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以會爲昭義軍留後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太祖復起會爲昭義軍節度使昭宗遇弒會與三軍編素發哀梁軍攻燕滄州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晉

晉人爲攻潞州會乃降晉晉王以會歸于太原賜以甲第位在諸將上莊宗以會爲都招討使天祐七年以疾卒于太原唐興追贈太師

賀德倫河西人也少爲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倫從太祖征伐以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州揚師厚卒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以張筠爲節度使魏博貝三州仍爲天雄軍以德倫爲節度使遣劉鄩以兵六萬渡河聲言攻鎮定王彥章以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虞變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和府使遣孔目吏閱魏兵籍檢校府庫

德倫促牙兵上道牙兵親戚相訣別哭聲盈塗劾節軍將張彥謀於其衆曰朝廷以我軍府彊盛設法殘破之况我六州舊爲藩府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金波亭彥章走出遲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致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許以刺史彥謂異曰爲我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軍割隸無名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兵皇帝可以高枕異還言彥狂蹶不足畏宜促鄩兵擊之末帝使人諭彥以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返彥怒曰傭保兒敢如是邪

乃召羅紹威故吏司空頊曰爲我作奏若復依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答之言王鎔死鎮人請降遣鄴以兵定鎮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便之即召鄴遠戒彥勿爲朝廷生事彥乃以楊師厚鎮魏州嘗帶招討使逼德倫論列之末帝不許諭以詔書彥裂詔書抵于地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乃遣牙將曹廷隱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逼已遣人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徙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行至太原監軍張承業留之王檀攻太原德倫麾下多奔檀承業懼德倫爲變殺之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也少爲朱瑾牙將瑾走淮南寶降於梁梁太祖時爲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立戰功至末帝時以寶爲保義軍節度使貞明三年賀德倫以魏博降晉晉軍攻下洛磁相衛移兵圍邢州末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五百騎救寶溫至內黃遇晉軍乃降晉晉遣溫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寶遂降晉晉王拜寶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位在諸將上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旣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

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
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
以寶爲招討使明年三月寶戰敗退保趙州慙憤發疽
卒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王

康延孝代北人也爲太原軍卒爾罪亡命于梁末帝遣
段凝軍于河上以延孝爲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
末帝任用群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騎奔于唐見莊宗于
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
軍使兼南回招討指揮使莊宗屏人問延孝梁事延孝
具言末帝懦弱趙巖壻也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姦

邪以入金多爲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彥章
驍將也遣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
皆見踈斥此其必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
在梁時竊聞其議期以仲冬大舉遣董璋以陝虢澤潞
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彥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
洛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河上
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
也懼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
請待其旣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
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

五代史卷四十四
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用延孝
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鄭州防禦使賜姓
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蜀以延孝
爲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
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
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
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
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
爲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
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

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及蜀平延孝
功爲多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
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
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隸相從反
俛首郭公之門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
于崇韜崇韜解璋軍職表爲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
吾冒白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
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延孝懼
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邪璋求
哀以免繼岌班師命延孝以萬二千人爲殿行至武連

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子令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繼岌即誅之繼岌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已自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畫出於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唐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號泣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衆自劍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衆至五萬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圜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脫身歸命遂擁節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車邪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因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為吏部尚書水運使不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為孫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為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尋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

兵助罕之圍全義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
會等以兵萬人自一島渡河擊敗罕之於沈水晉軍解
去梁以丁會守河全義還爲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已
由是盡心焉是時南遭巢儒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戶
不滿百全義披荆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吠畝之間
築南北二城以居數年人物完盛民甚賴之及梁太
祖劫唐昭宗東遷一總理宮闕府廨倉庫皆全義之力也
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義事梁又請改
名太祖賜名宗奭太祖猜忍晚年尤甚全義奉事益謹
卒以自免自梁以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輒蒐卒伍

鐵馬月獻之以裨其缺太祖兵敗脩縣道病還洛幸全
義會節園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繼祚
憤耻不自勝欲剽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爲李罕之兵
圍河陽啖木屑以爲食惟有一馬欲殺以餉軍死在朝
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嘗
有言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
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叟爾守河南
三十年開荒斲土拓拾賫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
已無能爲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姬勿
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食邑至萬三千戶兼領忠

武陟號鄭滑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
元帥封魏王初全義爲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
屬爲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
人通問於太原及梁亡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
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弟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
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而登宴犒盡歡命皇子繼岌
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
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託初梁末帝
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
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全義太

師尚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
因改用來年二月然不以前言責全義以皇后故待之
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改封濟王初莊宗
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以爲梁雖仇敵今
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
下也莊宗以爲然鏟去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
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
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
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爲譏已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
天下寃之其聽訟以先訴者爲直民頗以爲苦同光四

年趙在禮反於魏元行欽討賊無功莊宗欲自將討之
大臣皆諫以爲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郭崇韜朱友
謙皆已見殺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
欲遣也群臣固請不從最後全義力以爲言莊宗乃從
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謚曰忠肅
子繼祚官至上將軍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當
族誅而宰相桑維翰以其父珙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
之不許止誅繼祚及其妻子而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以卒隸澠池鎮有罪
亡去爲盜石壕三鄉之間商旅行路皆苦之久之去爲

陝州軍校陝州節度使王珙爲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
中戰敗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珙附于梁梁太祖
表璠代珙璠立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梁太祖又
表友謙代璠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來過陝友謙奉
事尤謹因請曰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
幸同姓願更名以齒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
錄以爲子太祖即位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太
祖遇弑友珪立加友謙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
已而友珪使召友謙入覲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
招討使韓勅將康懷英等兵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潞

以救之遇懷英于解縣大破之追至白逕嶺夜秉炬擊之懷英又敗梁兵乃解去友謙會晉王于猗氏友謙醉寢晉王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冀王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末帝即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絕晉也貞明六年友謙遣其子令德襲同州遂節度使程全暉因求兼鎮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叛始絕梁而附晉矣末帝遣劉鄩等討之鄩為李存審所敗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為同州節度使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白李繼麟賜予鉅萬明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以死罪以其子令德為遂

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為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伐蜀友謙閱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及郭崇韜見殺伶人景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謙以為討已閱兵自備又言與崇韜謀反且曰崇韜所以反于蜀者以友謙為內應友謙見崇韜死謀與存又為郭氏報冤莊宗初疑其事群伶宦官日夜以為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以自明將吏皆勸其毋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以讒死我不自明誰為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

詐爲變書告友謙及莊宗惑之乃徙友謙義成軍節度使遣朱守殷夜以兵圍其館驅友謙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岌殺令德於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于河中魯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爲何言語魯奇亦爲之慙友謙死其將史武等七人皆坐友謙族誅天下寃之

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陽王恕已之後也父敬初梁

大府卿駙馬都尉尚太祖妹是爲萬安大長公主象先以梁甥爲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洛陳三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遇弒友珪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謀於趙巖巖曰此事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成末帝即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州以其軍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擊敗于鄆陵其餘兵奔散捕之甚急末帝即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遇故欲盡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僞

五代史卷四十五
六
為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懼不知所為因告之曰友珪弑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趨洛陽擒之以其首祭先帝則所謂轉禍而為福也軍士踴躍曰王言是也末帝即馳奏言龍驤軍反象先聞之即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末帝即位拜象先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軍諸軍事貞明四年為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為梁將未嘗有戰功徒以甥故掌親軍及誅友珪有功於末帝在宋州十餘年誅斂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其資數十萬賂唐將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內

外翕然稱其為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為李紹安改宣武軍為歸德軍曰歸德之名為卿設也遣之還鎮是歲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象先二子正辭官至刺史義周世宗時為橫海軍節度使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正辭初以父任為飛龍副使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高祖入立復獻五萬緡求為真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吐蕃界中正辭憚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其忿以衣帶自經其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內郡

未及而卒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為妖
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尔
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也其父元禮為軍校從梁軍
戰歿于清口漢賓為人有膽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
之以為養子是時梁方東攻兗郟鄆州朱瑾募其軍中
驍勇者黥雙鴈于其頰號鴈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
士數百人號落鴈都以漢賓為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
以為朱落鴈漢賓事梁為天威軍使歷磁滑宋亳曹五
州刺史安遠軍節度使莊宗滅梁罷漢賓為右龍武統

軍待之頗薄後莊宗因出遊幸其第漢賓妻有色而慧
因侍左右進酒食奏歌舞莊宗懽甚留至夜漏二更而
去漢賓自此有寵初漢賓在梁也與朱友謙俱為太祖
養子而友謙年長漢賓以兄事之其後梁亡漢賓數寓
書友謙友謙不答漢賓銜之其後友謙見族人皆以為
漢賓有力明宗入立以漢賓為莊宗所厚惡之以為右
衛上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之相為婚姻由是復
得為昭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為上將軍遂以太
子少保致仕漢賓為將未嘗有戰功而臨政能守法好
施惠人頗愛之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晉高祖時贈太

子少傳謚曰貞惠

段凝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為澠池主簿其父事梁太祖以事坐徙後凝棄官亦事太祖為軍巡使又以其妹內太祖妹有色後為美人凝為人儉巧善窺迎人意又以妹故太祖漸親信之常使監諸軍為懷州刺史梁太祖北征過懷州凝獻饋甚豐太祖大悅過相州相州刺史李思安獻饋如常禮比凝為薄太祖怒思安因以得罪死遷凝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以王彥章

為招討使凝為副是時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凝依附巖等為姦彥章為招討使二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凝與彥章各自上其功巖等從中匿彥章功狀悉歸其功於凝凝因納金巖等求代彥章末帝惑巖等言卒以凝為招討使軍于王村是時唐已下鄆州凝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絕唐軍號護駕水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凝京師無備乃遣張漢倫馳騎召凝于河上漢倫中道墜馬傷不能進已而梁亡凝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凝奏故梁姦人趙巖張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靈請皆

族之疑出入唐朝無媿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人景
進納賂劉皇后以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李
紹欽以爲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
請責其償莊宗釋之郭崇韜固請以爲不可莊宗怒曰
朕爲卿所制都不自由終釋之莊宗遣李紹宏監諸將
備契丹凝軍瓦橋關以諂事紹宏紹宏數薦凝可大用
郭崇韜每以爲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反紹宏
請以凝招討莊宗使凝條奏方略凝所請偏裨皆其故
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即位勒歸出里明年長流遼州
賜死

劉玘汴州雍丘人也世爲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武
玘以軍卒補隊長稍以戰功遷牙將爲襄州都指揮使
山南節度使王班爲亂軍所殺亂軍推玘爲留後玘僞
許之明日饗士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爲亂者殺之會
梁遣陳暉兵亦至襄州平以功拜復州刺史徙亳安二
州末帝時爲晉州觀察留後凡八年日與晉人交戰莊
宗滅梁玘來朝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爾居晉陽之南
鄙久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玘頓首謝罪遣
還鎮遂以爲節度使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
之玘還京師未至拜武勝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

侍中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爲劉仁恭騎將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殺守文乃與張萬進立守文子延祚而事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代之萬進殺繼威與知裕俱奔于梁梁太祖得知裕喜甚爲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凡與晉戰所得及兵背晉而歸梁者皆以隸知裕梁晉相距河上十餘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爲最然知裕位不過刺史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爲賓客故人止之乃降唐莊宗尤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獵

射之知裕走以免莊宗爲殺射者以知裕爲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淄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佗屋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罷爲右神武統軍應順中卒贈太傅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也少事梁爲宣武軍卒以善射知名累遷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梁晉相距河上思鐸鏤其姓名於箭筈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見思鐸姓名竒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起之拜龍武

右廂都指揮使晉高祖時為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四思鐸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遂葬于陳州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軍校仁恭遣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為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奔于晉莊宗時為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為首仁晟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携二首詣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在禮自貝州還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興唐尹王正

言年老病昏聞在禮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告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耶正言大驚曰吾初不知此即索馬將去廐吏曰公妻子爲虜矣安得馬乎正言惶恐步出府門見在禮望而下拜在禮呼正言曰公何自屈之甚邪此軍士之情非予志也在禮即自稱兵馬留後莊宗遣元行欽討之行欽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欽明宗至鄴軍變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兵反嚮京師在禮留于魏明宗即位拜在禮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拜鄴都留守興唐尹久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獨在魏患魏軍之驕

懼及禍乃求徙鎮橫海歷鎮秦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晉出帝時以在禮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以擊契丹未嘗有戰功在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旣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晉亡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契丹拽刺等拜於馬首拽刺共侵辱之誅責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爲契丹所鎖中夜惶惑解衣帶就馬櫪自經而卒年六十二漢高祖立贈守書令

霍彥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之愛其雋爽養以爲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太祖太祖亦愛之稍遷右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將軍預誅友珪以功拜洛州刺史遷邠寧節度使李茂貞遣梁叛將劉知俊攻邠州彥威固守踰年每獲知俊兵必縱還之知俊德之後不復攻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討使與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爲陝州留後莊宗滅梁彥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故梁崇元殿彥威與梁將段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指彥威等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勅敵今侍吾飲乃卿

功也彥威等惶恐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與摠管戲爾卿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真明年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愛其爲人甚親厚之其後趙在禮反彥威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討在禮明宗軍變從馬直軍吏張破敗率衆殺將校縱火焚營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爲帥十有餘年何負爾輩今賊城破在旦夕乃爾輩立功名取富貴之時况爾天子親軍返效賊邪軍士對曰城中之人何罪戍卒思歸而不得耳天子不重原宥志在勦除且聞破魏之後欲盡阮魏博諸軍其等初無叛心直畏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擊退諸

鎮之兵請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明宗涕泣諭之亂
兵環列而呼曰令公不欲帝河北則他人有之我輩狼
虎豈識尊卑彥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
與在禮合彥威獨不入明宗入城與在禮置酒大會而
部兵在外者聞明宗反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
城西北隅不動居二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縣
謀欲還鎮州彥威重誨勸明宗以兵南向莊宗崩彥威
從明宗入洛陽首率群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彥威彥
威素與段凝溫韜有隙因擅捕凝韜下獄將殺之安重
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上上方平內難以恩信示

人豈公報仇之時彥威乃止明宗即位乃赦凝韜放歸
田里已而卒賜死彥威徙鎮平盧朱守殷反伏誅彥威
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爲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
法起兵令衆以傳箭爲號令然非下得施於上也明宗
本出夷狄而彥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然彥
威客有淳于晏者登州人也少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
彥威自彥威爲偏裨時已從之彥威嘗戰敗脫身走麾
下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一劔從之榛棘間以免彥威
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
於晏彥威以故得少過失當時諸鎮辟召寮屬皆以晏

爲法天成三年冬彥威卒于鎮是時明宗方獵于近郊
青州馳騎奏彥威卒明宗涕泣還宮輟朝仍終其月不
舉樂贈彥威太師謚曰忠武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爲赤甲都官
健後隸魏州馬闔軍稍遷親隨軍指揮使莊宗取魏博
得知溫賜姓李氏名曰紹英以爲澶州刺史歷曹貝二
州刺史戍瓦橋關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溫首馳赴之
天成元年拜泰寧軍節度使明年爲北面招討使屯于
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還鎮其戍卒效節軍將龍
暄等攻震殺之效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

楊師厚爲節度使復置銀槍效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
幾爲梁患師厚卒以賀德倫代之末帝患魏軍彊難制
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爲兩鎮魏軍由此作亂劫德倫叛梁
而降晉梁遂失河北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
功許其軍以滅梁而厚賞及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
縱無厭常懷怨望皇甫暉之亂劫趙在禮入魏皆此軍
也明宗入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皇
居陰遣人訴于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
禮而遣魏效節九指揮北戍盧臺軍發之日不給兵甲
惟以長竿繫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惑明年明宗

遣烏震代知溫戍而知溫意尤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為兩寨震初至與知溫會東寨方博效節軍亂噪于門外知溫即乘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轡留知溫知溫給曰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為也知溫即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為之變色魏之驕兵於是而盡明宗知變自知溫起釋而不問徙鎮武寧加兼侍中歷鎮天平平盧初明宗為北回招討使而知溫為副使廢帝時以裨將事知溫甚謹後因杯酒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愍帝

出奔知溫乘間有窺覷之意謂其司馬李冲曰吾有錢數屋養兵數千因時建義功必有成冲曰今天子孱弱上下離心潞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冲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冲至京師廢帝已入立冲即奉表稱賀還勸知溫入朝廢帝慰勞之甚厚知溫還鎮封東平王太常上言冊拜王公皇帝臨軒遣冊其在外者正衙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城考之故事無明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溫受封遣冊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禮畢還有司知溫在鎮常厚歛其民積貲鉅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聲妓游嬉

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贈太尉知溫卒後其子彥
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百兩銀千兩茶千
伍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其將吏分其餘貲者皆
爲富家云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爲盜所掠汴州富人
杜氏得之養以爲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
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爲人倜儻有大
節爲廳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爲右千牛衛將軍友珪
立龍驤戍卒反自懷州趣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
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都指

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揚劉霸夜作亂自
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
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
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都
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盡殺之以功拜澶
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
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丘聞末帝已崩即解甲
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
明宗兵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
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爲招討使與宣徽南

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禿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蒙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由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晏

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彊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遭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惕隱其餘衆奔潰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鋤耨白挺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惕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爲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誚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惕隱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釗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

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攻
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悉以俸祿所入具牛
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食盡先出其民萬餘人
數與禿餒謀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以城降都自
焚死晏球爲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禿餒旣因敗以
爲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返獨不動卒以持久
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
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
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贈太尉

安重霸雲州人也初與明宗俱事晉王重霸得罪奔于

梁又奔于蜀重霸爲人狡譎多智善事人蜀王建以爲
親將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
自託梁末蜀取李茂貞秦成階三州重霸勸承休求鎮
秦州衍以承休爲節度使重霸爲其副使重霸與承休
多取秦川花木獻衍請衍東遊唐魏王兵伐蜀承休大
恐以問重霸重霸曰劔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
也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
信之以爲然承休整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
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留爲
公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唐軍已破蜀重霸亦以

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爲閬州團練使罷爲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爲匡國軍節度使廢帝時爲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病罷歸卒于潞州

王建立遼州榆社人也唐明宗爲代州刺史以建立爲虞候將莊宗嘗遣女奴之代州祭奠女奴侵擾代人建立捕而笞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爲庇護之以免明宗自魏反犯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并其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即位以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叶定州

王都有立志數以書通建立約爲兄弟重誨知之以爲言明宗不欲傷建立亟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欲亟罷重誨群臣左右諷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頓解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乃出爲平盧軍節度使又徙上黨建立怏怏不得志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自詣京師闌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已無罪爲重誨所擠明宗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誨讒汝耶賜以茶藥而遣之廢

帝立復起爲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鎮平盧天福
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母拜賜以肩
輿入朝給二宦者掖而升殿宴見甚渥又徙昭義賜以
玉斧蜀馬累封韓王建立好殺人其晚節始惑浮圖法
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
蔭補稍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
告歸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
以守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旣
去守恩因剽劫從恩家貲以潞州降漢漢高祖即位以
守恩爲昭義軍節度使徙鎮靜難西京留守加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守恩性貪鄙人甚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
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
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頸子命文珂代守恩爲留
守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留守
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于京
師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群臣上殿慰諭之群臣恐懼
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頸
顯德中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
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

五代史卷四十一
十一
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
然也五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
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
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
心而其所爲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爲常事故特發於喜
怒願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旣處之
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
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旣極而至於
此歟是以善爲天下慮者不以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
可不戒哉

康福蔚州人也世爲軍校福以騎射事晉王爲偏將莊
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爲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
羊馬乃令福牧馬于相州爲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
明宗自魏兵反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
軍勢由是益盛明宗入立拜飛龍使領磁州刺史襄州
兵馬都監從劉訓討荆南無功而還福爲將無佗能善
諸戎語明宗常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爲蕃語以對
樞密使安重誨惡之常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
求外任靈武韓洙死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賓作亂澄
表請朝廷命帥而重誨以謂靈武深入夷境爲帥者多

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
泣言爲重誨所擠明宗召重誨爲福更作鎮重誨曰福
爲刺史無功效而建節旄其敢有所擇邪明宗怒謂福
曰重誨遣汝非吾意也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
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羗夷果出邀福福以
兵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有
呼蕃數千帳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爲三道出其不意
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殆盡獲其玉璞綾錦
羊馬其衆由是威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豐稔有
馬千駟蕃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異志重誨亦言福必

負朝廷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負我福言受
國恩深有死無二因乞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即隨而至
明宗不之罪徙鎮彰義歷靜難雄武克西面都部署晉
高祖時徙鎮河中代還卒于京師贈太師諡曰武安福
世本夷狄而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
疾卧閣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
兮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聞者笑之
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爲
沁州刺史者九年爲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禦
爲將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

登功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爲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爲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于官當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爲言以謂今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爲害不細而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聞焉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歛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

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爲事矣則爲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七

雜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爲盜巢陷長安以溫琪爲供奉官都知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歲餘間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爲兵乃往依之後事梁爲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爲絳棣二州刺史棣州苦河水爲患溫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又

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溫琪善守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溫琪爲節度使坐掠部民妻爲其夫所訟罷爲金吾衛大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謙以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溫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遷耀州觀察留後莊宗滅梁見溫琪曰此爲梁守平陽者也嘉之因以耀州爲順義軍拜溫琪節度使徙鎮雄武明宗時來朝頭留闕下以爲左驍衛上將軍踰年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與一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負闕佗日明宗語又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溫琪聞

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爲鎮國軍節度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傅

萇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去事晉爲軍校力敵數人善用槊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爲梯頭莊宗愛其勇以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丘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爲我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壯之賜與甚厚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爲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

五代史卷四十七
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然其爲人剛暴難制莊宗每屈法優容之累遷蔡州防禦使明宗時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不能從簡性不可悛明宗亦不之責廢帝舉兵於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已而兵潰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廢帝釋之拜潁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爲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帝還洛陽從簡即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入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

太師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一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張筠海州人也世以貧爲商賈筠事節度使時溥爲宿州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得筠愛其辯慧以爲四鎮客將長直軍使累拜宣徽使末帝分相澶衛三州爲昭德軍以筠爲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附于晉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後以爲永平軍節度使梁亡事唐仍爲京兆

尹從郭崇韜伐蜀爲劔南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尹
徙鎮興元筠嘗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
又辭不見彥琳疑筠已死即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
彥琳下獄以其反聞明宗知彥琳無反狀召彥琳釋之
陽徙筠爲西京留守戒守者不內筠至長安不得入乃
朝京師以爲左驍衛上將軍筠弟懿當筠爲京兆尹時
以爲牙內指揮使三白渠營田制置使筠西伐蜀留懿
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及班師至興平而明宗自魏起京
帥大亂懿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及繼及乃自殺初筠
代康懷英爲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死筠即掠其家貲

又於唐故宮掘地多得金玉有偏荆侯莫陳威者嘗與
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貨筠因以事殺威而取之魏王
繼及死渭南懿悉取其行橐而王衍自蜀行至秦川莊
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延嗣因盡得衍蜀中珍寶明宗
即位即遣人捕誅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寶懿又取之
由是兄弟貲皆鉅萬然筠爲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
不爲聚斂民賴以安而懿嗜酒貪鄙歷沂密二州刺史
晉出帝時以將軍市馬於回鶻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
價直錢性鄙因鬱鬱而卒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
妓自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

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卒贈太子少師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
岌薨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弒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
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
岌之存亡於張籤無所利害籤何爲而拒之不使之東
乎豈其有所使而爲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爲德
而待籤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
響應乎使籤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
自立則繼岌之死由籤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

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爲人聰悟遂見親信
師範降梁後見殺彥詢無所歸乃之魏事楊師厚爲客
將魏博叛梁入于晉彥詢因留事晉莊宗滅梁以彥詢
爲引進副使奉使吳蜀常稱旨歷德州刺史羽林將軍
晉高祖鎮太原廢帝疑其有貳志擇諸將之謹厚者佐
之乃以彥詢爲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疑見徒
欲拒命不行以問彥詢彥詢不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
能與唐敵否公其審計之高祖石苴已決彥詢亦不復
敢言高祖左右以彥詢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之曰惟
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是時高祖乞兵於契丹契丹

耶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至河上彥詢爲宣徽使數往來虜帳中德光亦愛其爲人明年拜感德軍節度使復入爲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歲大饑爲政有惠愛以病風罷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丘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也父矩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周年十六爲內丘捕賊將以勇聞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群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丘人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旅徬徨不敢進周

意憐之爲送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各潰去周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願隆準眉目踈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周以母老辭歸是時梁遣葛從周攻下邢洛晉王柵兵青山口周未知所歸乃思岳言至青山歸晉晉王以周爲萬勝黃頭軍使後從征伐常有功從戰柏鄉先登遷匡霸指揮使守楊劉周爲將甚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佗將代周守幾爲

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還守之乃得不破其後梁人已破德勝因東擊楊劉以巨艦絕河斷晉餉援周遣人馳趨莊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周爲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且行且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比至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巨棧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爲梁擒矣歷相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寧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晉高祖時復鎮靜難罷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留守東京還拜開封尹卒年七十四贈太師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爲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爲泰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爲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爲之發兵兵未渡河而萬進爲梁所敗處讓因留事晉莊宗即位爲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天成中遷引進使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皓遣范延光招討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歷宣徽南院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楊光遠

為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事已而副招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還與光遠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入城譬以禍福延光乃出降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為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為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已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為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

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處讓居喪暮年起復為彰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累贈太師李承約字德儉薊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山後八軍巡檢使將騎兵二千人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奔晉晉王以為匡霸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清以功累遷洛汾二州刺史潁州團練使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靜承約見璋諭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明宗大喜即拜承約黔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

夷落勸民農桑興起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為許留一年召為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為左龍武統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為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為盧龍軍行軍司馬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為平州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虜將喜其為人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

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百騎爾烹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其聞亂而呼兵則吾與汝等在漢界矣眾皆曰善乃先為窆寘以石灰明日虜將謁希崇希崇飲之以酒殺之窆中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徙鎮邠寧晉高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希

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希崇事母至孝朝夕
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爲將不喜聲色好讀書
頗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
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子仁謙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爲人勇悍而能折節下士事
晉王爲五院軍隊長梁晉戰柏鄉胡柳皆有功遷黃甲
指揮使同光中拜忻州刺史是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
部曲主場務漁蠹公私以利自入金獨禁部曲不與事
厚其給養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廢帝起兵鳳
翔馳檄四鄰四鄰未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見

廢帝往來計事廢帝即位德之拜保義軍節度使晉高
祖起太原廢帝以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
入立徙鎮建雄罷爲上將軍天福五年卒贈太師
張廷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爲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
校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之以爲
帳前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檢使是
時莊宗在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爲不
法人無敢言者廷蘊輒收而斬之李繼韜叛于潞州莊
宗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馬步軍
都指揮使將兵爲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餘

踰濠登城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旦明宗與行欽
後至明宗心頗嫌之廷蘊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申懷
沂三州刺史金穎隴絳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
將軍開運中以疾卒廷蘊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
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郟州獲判官趙鳳廷蘊謂曰吾
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以實對廷蘊亟薦於明宗
後鳳貴爲相數薦廷蘊於安重誨重誨屢言之明宗以
廷蘊破潞之隙終恨之故終不秉旄節廷蘊素廉歷七
州卒之日家無餘貲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爲捉生

指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全節爲馬步軍指揮使明宗
即位歷博單郢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
攻金州州兵纔數百全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去
廢帝召全節以爲滄州留後晉高祖入立即拜全節橫
海軍節度使徙鎮安遠代李金全金全叛附于李昇高
祖發兵三萬使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奔昇將李
承裕守安州全節與承裕戰州南大敗承裕斬首二千
級生擒千餘人承裕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承裕及
其兵二千人全節斬千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裕獻于
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皆取

五代史卷四十七
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高
祖置之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徙安國從杜重威討安
重榮以功徙鎮義武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
在兵間開運元年爲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距
澶魏之間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人克秦州虜
二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
道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尹
留守鄴都十月杜重威爲招討使以全節爲副大敗契
丹于衛村全節爲人謙謹事母至孝其臨政決事必問
法如何初徙廣晉過元城衣白襪謁其縣令州里以爲

榮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爲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
明宗征伐事唐爲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歛爲
務賓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
建雄河陽四鎮罷爲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
以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爲馬軍右廂排陣使
是時青州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
守鄆州遇等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
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
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

延壽分兵大掠攻破欒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
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
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
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
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為虜所
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為
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失之即與彥超
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
益出生兵勢甚盛遇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
尚或生走則死也等死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

將恠遇視虜無報皆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報遇
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琦
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
復何面目見天子即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距虜十
餘里虜望見救兵來即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
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
將不能追而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三年
冬以杜重威為都招討使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於
中渡重威已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
以降虜遇與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

五代史卷四十七
以次自書其名即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
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而死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爲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
得爲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爲多猶子
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爲幸免矣方晉
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
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不
克而見害猶爲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旣俛首
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
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

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然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貴豈
不又難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麾
下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彥威
常爲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鄴彥威
爲護聖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捧聖指揮使領
寧國軍節度使晉高祖入立拜彥威北京留守徙鎮歸
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
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彥威賑撫饑民民有犯法皆寬
貸之饑民愛之不忍流去丁母憂哀毀過制出帝與契

丹墮盟拜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師彥威與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爲舅彥威未嘗以爲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

李瓊滄州饒安人也少爲騎將與晉高祖俱隸唐明宗麾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與戰不勝諸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之瓊引高祖衣與俱遯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流馬踣瓊以長矛援出之又以所乘馬與高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明宗兵變

于魏而南瓊從高祖以二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爲保義軍節度使以爲牙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爲護聖都虞候賜與金帛甚厚而不與之官爵瓊亦鬱鬱久之拜相申二州刺史出帝時爲棣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瓊拒而不納遷洛州團練使又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瓊爲威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

劉景巖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貨交游豪俊事高萬金爲部曲其後爲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調民七戶出一卒爲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

赴京師將行景巖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
為留後晉高祖即位即拜景巖節度使景巖從事熊皦
為人多智陰察景巖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害
之因語景巖以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為陳保名享利之
策言邠涇多善田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
巖信之歲餘其獲甚多景巖使皦朝京師皦乃言景巖不
宜在邊可徙之內地乃移景巖邠州皦入拜補闕而景
巖又徙鎮保義居未幾又徙武勝景巖乃悟皦為賣已
遂誣奏皦隱已玉帶皦坐貶商州上津令皦懼景巖邀
奪道亡匿山中開運三年景巖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
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延州景巖乃還故里
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劉氏景巖孫女也景巖
良田甲第僮僕甚盛党項司家族畜牧近郊尤富彊景
巖與之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歲時歸省景巖謂曰
高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權意惡之而心又
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長子行琮德州
刺史罷留京師亦被誅次子行謙允權婦翁也為奏言
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五代史記卷四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雜傳第三十六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
 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
 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鄴相距於莘召
 存矩會兵擊鄴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
 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
 邳溝關聚而謀為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為側
 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而心常歎之也因與亂
 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

五代史卷四十八
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
明宗得之喜甚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
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
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
軍司馬馮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於李昇昇遣兵迎之
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自
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爲訣
乃南奔昇以文進爲天威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
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之
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紉工作無不備契丹由

此益彊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
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兵
斥候常苦鈔奪爲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及其
南奔始屈身晦迹務爲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
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後以
左衛上將軍卒于金陵

李金全其先出於吐谷渾金全少爲唐明宗廝養以驍
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彰武
軍節度使在鎮務爲貪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
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

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徙鎮橫海久之罷爲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爲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爲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貲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朝廷之命何以示

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即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金全郡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爲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爲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已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堦牟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爲人如此豈有爲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

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酖仁沼仁沼舌壞而死天
福五年夏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詣京
師訴其父寃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
違詔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
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遂叛送款于李昇高祖發
兵三萬授全節討之昇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
南奔行至泌川引頸北望涕泣而去昇以金全爲天威
統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昇金全爲昇潤
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沐陽昇之諸將皆銳於攻取
金全獨以調遠不相及不可行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

知其所終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爲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
宗滅梁以爲夾馬都指揮使明宗時秦王從榮爲河東
節度使以馮贇爲副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
佑之從榮素驕所爲多不法是時宋王從厚爲河南尹
從厚年少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從容語從厚之善以
諷勉之從榮不悅告思權曰天下共賢河南而非我我
將廢矣奈何思權曰公有甲士而思權在何患也乃勸
從榮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爲備馮贇患之以其事聞
明宗召思權還京師然以從榮故亦不之責也後爲右

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元潞王從珂反鳳翔興元張
虔釗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圍鳳翔思權攻城西嚴衛
指揮使尹暉攻城東破其兩關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
以已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皆悲之而虔釗督戰
甚急軍士反兵逐虔釗思權因呼其衆曰潞王真吾主
也即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已降亦麾其軍使解甲
由是諸鎮之兵皆潰思權與暉入見從珂思權前曰臣
以赤心奉殿下俟後事成願不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
出一紙於懷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爲驗從珂即書曰可
邠寧節度使廢帝入立即拜思權靜難軍節度使後爲

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
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
與暉相遇于道暉時猶爲嚴衛指揮使恃先降功不爲
高祖屈馬上橫鞭揖之高祖怒白廢帝暉不可與名藩
乃以爲應州節度使晉高祖入立罷爲右衛大將軍范
延光反以書招暉暉懼出奔淮南爲人殺于道有子勳
王弘贄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爲合階二州刺
史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擁兵
東至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
晉高祖將朝于京師駟呵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

五代史卷四十八
五
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即下馬慟哭謂敬瑭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也且多知時事請就圖之即馳騎前見弘贄曰主上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贄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贄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可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具以弘贄語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

子公愛塔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而去弘贄奉帝居于州解弘贄有子巒為殿直廢帝入立遣巒持鳩與弘贄初愍帝在衛州弘贄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弘贄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慘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巒持鳩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崩弘贄後事晉為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劉審父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畧知書通於吏事為

唐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爲兵部尚書
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爲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
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
爲轉運供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復爲北面轉運使
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調累年晉
高祖即位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交復爲供軍使
是時晉高祖分戶部度支益鐵爲三使歲餘三司益煩
弊乃復合爲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
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
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

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
爲範爲民更鑄安從進平徙審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
善政罷還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復以審交爲三
司使已而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原從
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與群
臣謀迎高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
而待行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交進曰余燕人也今爲
燕守城當爲燕謀然事勢不可爲也太妃語是從益乃
罷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隱帝時
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

五代史卷四十八
七
契極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爲裨校以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晉

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爲武勝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徙鎮武寧卒于鎮贈中書令

高行周字尚質媯州人也世爲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兄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爲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爲其弟匡儔所篡晉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嶺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爲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晉兵爲匡威報仇乃欣然從之爲晉兵前

五仁史卷四十一
鋒臣儔聞思繼兄弟皆叛乃弃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
幽州以其兄某爲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爲中軍都指揮
使弟某爲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
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爲燕患者必高氏也
宜善爲防克用留晉兵千人爲仁恭衛而晉兵多犯法
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爲訴由
是晉盡誅思繼兄弟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爲牙將
而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
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爲武州刺史其後守光背晉
晉兵攻之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即

率所牧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爲幽州留後
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珪子繫
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
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吾當
爲劉氏也尚何顧吾子邪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行
珪城中食盡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爲父老守也今劉
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願以死守
是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即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
宗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
晉莊宗時歷朔忻嵐三州刺史大同軍節度使明宗入

立徙鎮威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爲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爲人剛直數規諫之行珪不聽嚙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之因潛徙庫兵于他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而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寃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當行珪之降晉也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爲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行周將前軍夜遇兩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莊宗

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潁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歷鎮彰武昭義晉高祖時爲西京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署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時李彥韜馮玉等用事乃求歸鎮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又棄去召唐故許王從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嘆曰衰世難輔况兒戲乎乃不從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清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有子懷德

白再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爲軍卒唐晉之間爲護
聖指揮使契丹犯京師再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契丹
留麻答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多留焉居未幾李筠何
福進等謀逐麻答使人召再榮再榮遲疑不欲往軍士
迫之乃往共攻之麻答走諸將以再榮名次最高乃推
爲留後再榮出於行伍貪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等皆
隨契丹留鎮州再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崧
取其貲李穀謂曰公等親被契丹之苦憂死不暇然逐
麻答者乃衆人所爲非獨公力也今纔得生路而遽殺
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爲然他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

何以對之再榮默然乃止而悉拘管事麻答者取其財鎮
人謂之白麻答漢高祖即位拜再榮爲留後遷義成軍
節度使罷還京師周太祖以兵入京師軍士攻再榮於
第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士卒嘗事公隸麾下一旦無
禮如此亦復何面見公乎乃斬之携其首而去家人以
帛贖而葬之

安叔千字胤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莊宗以
爲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秦州刺史從擊契
丹爲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靜難橫
海安國建雄四鎮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鄙

陋時人謂之沒字碑晉出帝時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赤岡叔千出班夷言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處叔千再拜乃以爲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京師自以嘗私附契丹頗懷媿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千家貲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者箠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雜傳第三十二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也其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踰年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爲晉兵所掠明宗愛其穎悟常以白隨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爲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意契丹滅晉遣光鄴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爲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右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充

五代史卷四十九
街使周太祖入立拜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卒于官光鄴爲人沈默多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雍睦親族麤衣糲食與均有無而光鄴處之晏然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爲樂其所臨政務以寬靜休息爲意病亟戒其左右氣絕以尸歸洛無久留以煩軍府既卒州人上書乞留葬立祠不許

馮暉魏州人也爲効節軍卒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與梁相距于河上暉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彥章以暉驍勇隸之麾下梁亡莊宗赦暉不問從明宗討楊立魏王

繼友平蜀累遷夔興二州刺史董璋反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璋軍至劔門劔門兵守不得入暉從佗道出其左擊蜀守兵殆盡會晉高祖班師拜暉澶州刺史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遣暉襲滑州不克遂入于魏爲延光守已而出降拜義成軍節度使徙鎮靈武靈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糴粟招來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而流亡甚衆青岡土橋之間氏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加賦管内大必 晉高祖

下詔書褒美党項拓拔彥超最爲大族諸族嚮背常以彥超爲去就暉之至也彥超來謁遂留之爲起第於城中賜予豐厚務足其意彥超旣留而諸部族爭以羊馬爲市易暮年有馬五千匹晉見暉馬多而得夷心反以爲患徙鎮靜難又徙保義歲中召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於是始覺晉有患已意是時出帝昏亂馮玉李彥韜等用事暉曲意事之因得復鎮靈武時王令温鎮靈武失夷落心大爲邊患暉即請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願自募兵以爲衛乃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梅戍蕃夷稍稍來謁暉顧首領一人指

其佩劔曰此板橋王氏劔邪吾聞王氏劔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斫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裨將藥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柰何暉笑曰此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譬諭之獨所殺首領一族求戰即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至靈武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卒追封衛王子繼業

皇甫暉魏州人也爲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而留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爲人驍勇

無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爲亂劫其都將楊仁晟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之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公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銳兵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可強遂斬之推一小校爲主不從又斬之乃携二首以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焚貝州以入于魏在禮以暉爲馬步軍都指揮使

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爲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已秉旄節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卹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久之爲密州刺史契丹犯闕暉率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爲歙州刺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

淮景以暉為北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關為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召見暉金瘡被體哀之賜以金帶鞍馬後數日卒拜鳳左屯衛將軍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觝以屠狗為生後去為軍卒累遷指揮使唐魏王繼岌伐蜀景思為蜀守固鎮繼岌兵至景思以城降拜興州刺史晉高祖時為貝州行軍司馬出帝時契丹攻陷貝州景思為趙延壽所得以為壕砦使契丹滅晉拜景思亳州防禦使漢高祖時為鄧州行軍司馬後為汝淮巡檢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即馳見弘肇

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弘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為受外賂有甲一屬為私畜兵吏索之惟一衣笥軍籍糧簿而已吏閱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穎毫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弘肇乃鞠其奴具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思後從世宗戰高平世宗以所得

漢降兵數千爲効順指揮以景思爲指揮使復戍淮上
周師伐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遷濠州刺史兵攻濠
州以戰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爲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爲盜
鄉里患之符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
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恠其來速嘉其足力以
隸寧衛指揮漢高祖爲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爲軍校
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
過五六日由是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
太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防禦使
彰德軍節度使顯德初以疾卒贈太師

嗚呼予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口甚
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
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
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
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
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
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
尤多於亂世旣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
者歟當此之時爲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知者三四年至

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况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若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為卒後為長劍指揮使歷唐晉為六軍都虞候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以思為牢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領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義思起軍卒未嘗有戰功徒以幸會漢興遂秉旄節在潞州五年以聚斂為事而性鄙儉初思微時周太祖方

少孤無依衣食于思家以思為叔後思與周太祖遭漢以取富貴周太祖已即位每呼思為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即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思居青州踰年得疾歸于洛陽卒贈中書令

孫方諫鄭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保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後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自以為尼族人即繼行其法堡人推以為主晉出帝時

義武軍節度使惡方諫聚徒山中恐爲邊患因表以爲遊弈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晉以方諫爲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方諫不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虜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之即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爲定州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至洛得疾徙鎮匡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雜傳第三十八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爲樂營將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奔相州走歸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峻因得事漢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爲客將高祖卽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

徽北院使周太祖鎮天雄軍峻爲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返軍嚮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陰公贇于徐州而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鐸遂幽贇而殺信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昫攻晉州峻爲行營都部署得以便宜從事別遣陳思讓康延沼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留不進太

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昫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卽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充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阮峻喜謂其屬曰蒙阮晉絳之險也昫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昫聞周兵大至卽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

追旻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爲隨駕都部署率衆先登峻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爲已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爲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裨將太祖初卽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彥超還卽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鎮求爲保薦居數日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候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於不測

也然殊無出意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卽遣同召峻同還奏曰峻意少解然請陛下聲言嚴駕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僂俛從之峻聞太祖且來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後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不能對峻爲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鎮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衍陳同代李穀范質爲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

不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爲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卽幽峻於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峻陵朕不能忍，卽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

王殷，大名人也。少爲軍卒，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魏，以功拜祁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

將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爲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卽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母亡，服喪。晉高祖詔殷起復，以爲憲州刺史。殷乞終喪，服除，出帝以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後從漢高祖討杜重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腦，鏃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契丹犯邊，漢遣殷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邠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殷于澶州。又詔郭崇殺周太祖于魏。詔書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兵。反太祖入立，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爲天雄軍節

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親軍自河以北皆受殷節度殷頗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遣人謂之曰吾起魏時帑廩儲畜豈少耶汝爲國家用足矣殷不聽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自魏後峻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三年秋九月末壽節殷求入爲壽太祖許之而懼其疑也復遣使止之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冬殷來朝殷握兵柄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祖卧疾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卽命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州

劉訶字好謙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唐莊宗下魏博與梁戰夾河訶以軍功爲勅節軍使遷長劍指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廢帝時詔諸州鎮選驍勇者充禁軍訶得選爲禁軍校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從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晉軍討安從進爲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泌州團練使徙房州歲餘爲政不苛撓人頗便之訶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卧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漢高祖時復

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軍討李守貞于河中詞以待
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爲行營都虞候以
功拜鎮國軍節度使周太祖入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歷鎮安國河陽三城世宗戰高平樊愛能等軍敗南
走遇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無前也詞不聽輒趣兵以
進世宗嘉之以爲隨駕都部署及班師以爲河東行營
副都部署徙鎮永興明年卒于鎮年六十五贈侍中謚
忠惠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爲御者及知祥
僭號于蜀使典衛兵嘗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
昶以環爲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卽位明年遣王景向訓
攻秦鳳州數爲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
天下以爲家而聲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返吾
有慙焉乃決意攻之周兵糧道頗艱昶遣兵五千出堂
倉抵黃花谷以爭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
雄以兵二千當谷口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
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
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城堡者皆潰初昶遣其秦州節
度使高處儔以兵援環未至聞堂倉兵敗亦潰歸處儔
判官趙玘閉城不內處儔遂奔成都玘乃以城降成階

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是時周師已征淮卽以環佐侯章爲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師南征李景陣兵於淮舟楫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乃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爲戰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景世宗待環益不疑已而景將許文

績邊鎬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爲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賜與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爲阮雲中人也其父嗣倫爲麟州刺史從阮爲人溫恭長者居父喪以孝聞唐莊宗鎮太原以爲牙將後以爲府州刺史晉出帝與契丹敗盟從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餘遷本州團練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漢高祖入立於府州建永安軍以從阮爲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師徙鎮

武勝卽拜從阮子德辰爲府州團練使周太祖入立從
阮歷徙宣義保義靜難三鎮顯德二年罷還京師行至
洛陽卒贈中書令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
雜傳第三十九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爲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
侍左右莊宗卽位以其厮養爲長直軍以守殷爲軍使
故未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
以爲忠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
勝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鴛才果誤予事明宗
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振武軍諸將
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勳
舊與伶人景進相爲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勳遂誣

宋友謙與崇諂謀反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
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于私第莊宗方惑群小疑忌
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動靜守殷陰使人告明宗曰位
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
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
何能爲也旣而明宗卒反于魏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
陣宣仁門外以俟駕郭從謙作亂犯興教門以入莊宗
急召守殷等軍守殷按軍不動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
餘人射賊守殷等終不至方移兵憇北邙山下聞莊宗
已崩卽馳入宮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士劫掠遣

人趣明宗入洛明宗卽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九月明
宗詔幸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爲征吳或以爲東諸侯有
屈彊者將置制之守殷尤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
超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關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傳
其城汴人開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
斬之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徇洛陽
守殷之將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
守殷殺之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爲洛州長史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爲汴州

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爲子是爲朱友讓其僮奴以友讓故皆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爲指揮使晉李繼諂以潞州叛降梁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卽以璋爲刺史梁亡璋事唐爲邠寧節度使與郭崇諂相善崇諂伐蜀以璋爲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璋參決蜀平以爲劔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爲唐用而能制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以爲然頗優寵之以故璋益橫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使李仁矩齎安重誨書

往諭璋璋訴不肯出祇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者還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乃稍擇將吏爲兩川刺史以精兵爲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戍閬州璋及知祥覺唐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璋因爲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釗扼劔門關爲七砦於關北增置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遮留之獲其逃者覆以鐵籠火炙之或剗肉釘面割心而啖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李仁矩

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成都其踈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久無功而自關以西饋運不給遠近勞弊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軍敬瑭不納重誨遂得罪死敬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賣已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留之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范延光字子環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爲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爲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爲梁兵所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榜掠數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爲獄吏所護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

尚書明宗時爲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
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
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
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
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
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
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
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
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居兵間四十
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

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
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
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
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
而邀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攻之
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言緩銀二州
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
師問罪本在彝超夏州已破緩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
州雖得緩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彝超使出
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

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疑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詢異議藏窟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馮贇爲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

潞王反弒愍帝唐室大亂弘昭贇皆及禍以死末帝復召延光爲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卽以爲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嘗夢大蛇自膺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輒中遂以其言爲然由是頗畜異志當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旣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卽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至又其女爲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

臨清王以慰其心有平山人祕瓊者爲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衙內指揮使後溫其爲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其家族瘞之一穴而取其家貲鉅萬計晉高祖入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橐其貲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貲以戍邏者悞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爲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

大熱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興銳乃陰召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彊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况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爾乃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齎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

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慙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致仕居京師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群臣無間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博叛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鎖以來免爲中

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爲處讓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帑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貲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壯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乃遣承勳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貲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爲之輟朝贈太師水運軍使曹干獲其流尸于繆

家灘詔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
初祕瓊殺董溫其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
貲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有李
彥珣者爲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
賓敗彥珣奔于魏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
使楊光遠知彥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
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
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
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賊誅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

爲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於
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爲善習
見惡則安於爲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
饑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
相保蓋出于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
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
禍亂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
惡於不孝然彥珣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
珣不自知爲大惡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爲怪也豈非積
習之久而至於斯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

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爲怪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爲非也

婁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梁唐爲絳冀二州刺史壯畝水陸轉運使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爲左監門衛上將軍繼英子婦溫延沼女也自明宗時誅其父諱延沼兄弟廢居于許心常怨望及范延光反繼英有弟爲魏州子城都虞候延光遣人以蠟丸書招繼英繼英乃遣延沼入魏見延光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與其弟延濬延袞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度使萇從簡以延光之反也疑有應者爲備甚嚴延沼

未及發延光蠟書事泄於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慰之使復位繼英懼不敢出溫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以其女故不忍張從賓反於洛陽延沼兄弟乃與繼英俱投從賓於汜水繼英知溫氏之初欲殺已也反譖延沼兄弟於從賓從賓皆殺之從賓敗繼英爲杜重威所殺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爲振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潁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以爲不可而重榮業已許潁母兄謀共殺潁以

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爲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爲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卽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劔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劔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爲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時高祖與契

丹約爲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詘中國以尊夷狄困已弊之民而克無厭之欲此晉萬世耻也數以此非謂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爲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役屬契丹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并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爲好辭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所爲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

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
忍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
榮之必敗也重榮既僭侈以爲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爲
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契丹
使者拽刺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刺言不遜重榮怒執拽
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
據熟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二萬餘帳自應
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
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
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自今年二月已後號令諸

蕃點閱強壯辦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
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
據汭河党項山前後逸越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
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款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以
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
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
人情盡由天意又念陷蕃諸將等本自勳勞久居富貴
喪身虜塞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
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爲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
皆以契丹可取爲言高祖患之爲之幸鄴報重榮曰前

世與虜和親皆所以爲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爲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兩敵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爲不可重榮曰請爲母卜之指其堂下旛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渾又使人爲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爲前驅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

胡重榮小字雖甚惡之然不悟也其父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饑民數萬驅以嚮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晉大懼退入于韜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去是冬大寒潰兵饑凍及見殺無孑遺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革爲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下重榮裨將自城東水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

之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馘命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爲順德鎮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安從進振武索着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爲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爲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立於夏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卽位徙領順化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贇送欵于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卽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

此慙藩鎮多務過爲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爲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畜異志恃江爲險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克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爲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虛青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卽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卽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爲宮苑副使居京師從進請賜告歸遂不遣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常從從進最

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弘超與令謙遊南山酒
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反
迹見高祖爲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
陛下且壯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
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爲空名宣勅十數通授鄭王
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壯遂殺知麟以反鄭王
以空名勅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
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
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
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反其將佐四十

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徇于市而斬之降襄陽爲
防禦贈令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啞啞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
名阿檀爲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
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戍瓦
橋關光遠爲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辯智長於吏
事明宗時爲媯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初唐兵破王
都於中山得契丹大將煎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
國通和遣使者求煎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
光遠不可曰煎刺等皆北狄之善戰者彼美之如去手

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吾利耶明宗曰蕃人
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
明宗嘉其說卒不遣前刺等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
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壯面行營都虞候禦
契丹於雲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遠佐張敬
達爲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爲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
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出降
邪律德光見之斬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
不知其誚已猶爲謙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
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慙伏德光問曰懼否

皆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
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爲宣武軍
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爲悒悒之
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
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爲
媿爾由是高祖以爲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爲魏府
都招討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他計降延光而光遠
自以握重兵在外謂高祖畏已始爲恣橫高祖每優容
之爲選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
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爲言光遠自

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丹訴已爲晉踈斥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連屬數十里出帝卽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而承祚自單州逃歸出帝卽以承祚爲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帶御馬以

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澶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決戰戚城亦敗契丹已壯出帝復遣守貞符彥卿東討光遠嬰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光曰皇帝悞光遠邪其子承勳等勸光遠出

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母輕議也承勲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丘濤親將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皆詣闕自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爲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群臣皆以爲不可乃勅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延祚至其第光遠方闕馬于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湏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丹使爾家世世爲

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負心若此遂見殺以病卒聞承勲事晉爲鄭州防禦使德光滅晉使人召承勲至京師責其劫父鬻而食之乃以承信爲平盧節度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石旣立天大雷電擊折之阿啞啞初非姓氏其後改名瑊而姓楊氏光遠初名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乃賜名光遠云光遠旣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也人爲之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爲笑然而召夷狄爲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三十餘

年皆光遠為之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



